

澹澹风

——傅孝先作品选集

傅孝先 著

新华出版社

澹 澹 风

——傅孝先作品选集

傅孝先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澹澹风：傅孝先作品选集/傅孝先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5

ISBN 978 - 7 - 5011 - 8350 - 0

I. 澄… II. 傅…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484 号

澹澹风——傅孝先作品选集

作 者：傅孝先

责任编辑：傅 凌

封面设计：高 远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7.625

字 数：463 千字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8350 - 0

定 价：32.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12) 2838225

前　　言

本书包括 129 篇散（杂）文，绝大多数是从我以前出版的几本文集中选出来的。写它们的时间前后跨越了 30 年，有些篇章在风格或观点上也许彼此难以一致。然而正如美国散文家爱默生指出过，我们应该今天清楚地说出今天的想法，明天说出明天的想法，即使今明两天所思所想前后矛盾。所以，即使偶有不调和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编排方面，基本的原则是内容相近的文章尽可能归为一辑，次序则与发表的时间相反——越早写的东西排在越后的位置；也有例外，譬如第一辑中的头三篇，都是将近 30 年前写的。而第五、第六两辑中，因题材多样，不易统一分类。

书名《澹澹风》是我早年替台湾《中华日报》写的一个专栏的标题，来自宋人张道洽的一句诗“寂寂轩窗澹澹风”，颇能反映我多年消磨在国外的岁月。学院生活虽平静，校园内外和报刊上及电视中所见所闻仍令我时感不平，甚至愤怒，于是下笔时不免带上几分讽刺的意味。用暗讽来代替漫骂或诅咒，似乎比较无伤大雅。

最后要说明两点：（一）第七辑共 17 篇，都和外国文学有关；它们只是漫谈式的小品文字，替报纸副刊写的，不属严谨的论述。我用中文出版的外国文学专题研究，收

集在拙著《困学集》（时报文化公司，1979）或《西洋文学散论》（友谊出版公司，1986）之内，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二）附录中的小说和诗，代表了我早期作品的几种类型，不限于散文。它们都发表于1970年前后，不能算真正的早期作品。但不幸我更早一段时期的创作（发表于离台赴美以前）留下的已经没有完整的篇章了。当年台湾文网甚密，恐怖气氛浓厚，和我有联系的几家刊物多半寿命不长，且有负责人无端被捕的。我用不同的笔名写的东西今天已经极难找到。而退一步来说，即使找到的话，我也不愿刊出，因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那些作品稍嫌稚嫩，虽曾谬蒙奖赏，也不值得重刊。“悔其少作”的文人不少（如英国大诗人奥登就是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我虽不后悔，但并不珍惜自己早年发表的诗文和小说。

傅孝先

2008年4月

“我有不幸者神经抽搐的毛病——讽刺。
我看透了时代的种种假象！”

——（美）路易斯·辛普森

目 录

第一辑 经历·嗜好·观点

我为什么决定学英文？	(3)
不薄今人厚古人	(10)
《雏菊》之恋	(15)
别样情怀	(19)
意义与价值的区别	
——提前退休的一点杂感	(22)
短歌赋别	(25)
也谈咖啡和茶	(27)
第一次吃西餐	(33)
炉火与清茶	(37)
灯	(39)
孤独与寂寞	(42)
谈邻居	(44)
一段不凡的交谊	(47)
一场难忘的官司	(51)
痴人说梦	(57)
丝路偶拾	(60)
古迹的真实价值	(63)
往事·《哀歌》	(68)





庭训	(71)
从“生不逢辰”说起	(74)
闲话墓志铭	(78)
双枪记	(81)
理发的烦恼	(85)
尽其在我	(89)
认识人生·了解自己 ——浅释叶芝的一句名言	(91)

第二辑 简论文章风格与创作

言之无物 读之有味

——略谈小品文的一种特色	(97)
虚写和实写	

——简析两种风格的差异	(100)
取法乎上	(104)
文字功夫	(108)
删改和重写	(111)
垃圾、草料与精神食粮	

——《无花的园地》代序	(114)
电脑写作	(119)
近游杂感	(122)

第三辑 藏书·读书·文体·文评

藏书杂谈

——梦琴楼随笔	(129)
文学批评之必要	(133)

书斋戏笔	(137)
改写文学史	(140)
从女权谈到中国文学的缺点	(143)
有限与无限	(146)
读文学作品特有的乐趣	(149)
休闲与读书	(153)
中文的尊严	(157)
“书误我”与“我误书”	(161)
电脑时代还念古文? ——圣陶学校引起的争议	(166)
浅谈骈文 ——由《八家四六文注》说起	(169)
漫谈《红楼梦》及其诗词	(172)
曹雪芹如何描写林黛玉? ——谈小说与电视剧之差异	(180)
写给赵喜珠的一封信	(188)
命运的悲剧 ——长平公主的真实故事	(192)
京华旧影 ——简评《负暄琐话》	(196)
简谈吴鲁芹的散文	(199)

第四辑 四季景色·自然风物

内心的气候	(205)
早春漫笔	(207)
窗景	(211)
夏草一章	(213)
读书可以解暑	(215)

目
录



秋景一瞥	(218)
秋窗随笔	(219)
秋日三章	(221)
镜湖秋色及其他	(225)
雪——生活速写一则	(228)
冬日早起	(231)
雪天谈旅游	(235)
节日的气氛	(239)
由推雪机联想起的	
——才女婚姻多不幸	(241)
闲话杨柳	(247)
诗人与树	(252)
天鹅·白雁·白燕	(258)

第五辑 哲理话题·时代病症

惘然与偶然

——也谈“我你”和“我它”等关系	(265)
谈堕落	(270)
另一辈子的打算	(274)

奉献与博爱

——兼论江左三大家的人品	(278)
时代的局限	(282)
成长的痛苦	(285)

火山是解脱的好地方?

——一位哲人身死之谜	(289)
解脱与逃避	(292)
本性难移	(297)
对立的世界	(300)



路	(302)
好人没好报	(305)
落日与流水	(309)
失去的世界	
——从登陆月球说起	(312)
从圣经到无神论	(317)
衣着·思想	(321)

第六辑 人情世态·退休与死亡

推销员时代	(327)
职业与事业	(332)
衣食问题	
——20世纪末的小感想	(336)
何谓“幸福”?	(339)
一生	(342)
性与教育	
——一点不合时宜的杂感	(345)
战争、死亡及其他	(349)
漫谈迷信	
——兼论天堂门教徒集体自杀	(352)
三型退休教授	(355)
老年与退休	(358)
随感四则	(361)
抉择	(366)
闹剧的时代	(369)
往者已矣?	(371)
恨·讽刺·诅咒	(373)
神龙之尾	(376)

目
录



伊甸园何在?	(380)
戏谈近视	(383)
斯文扫地	
——见“名著字纸篓”有感	(386)
自傲自怜	(388)
肺病与天才	(391)

第七辑 外国文学漫谈

漫谈伍尔夫的成就	(395)
游瓦尔登湖	
——谈美国散文家梭罗及其东方色彩	(401)
访诗人弗罗斯特的农庄	(408)
鲸鱼·贝多芬·奥尼尔	
——东游杂记	(413)
西方文学中几位女角的年龄	(418)
最受欢迎的英诗	(422)
人性的光辉	
——重读《安娜·卡列尼娜》	(425)
一位父亲的祝祷	(429)
改写后的恋歌	
——有关艾略特的一则逸事	(432)
“淑女”与“荡妇”	(436)
命运与人性	
——重读古希腊史诗及悲剧有感	(439)
英国新任的桂冠诗人	
——兼论拉金与休斯二人诗风之一面	(443)
日记与传记	
——有关曼殊斐儿的一个问题	(452)

马拉默德的《梦中情人》	(458)
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	(462)
近年来美国文坛上的几件大事	(466)
书评、令誉和文学奖	(471)

第八辑 政教浅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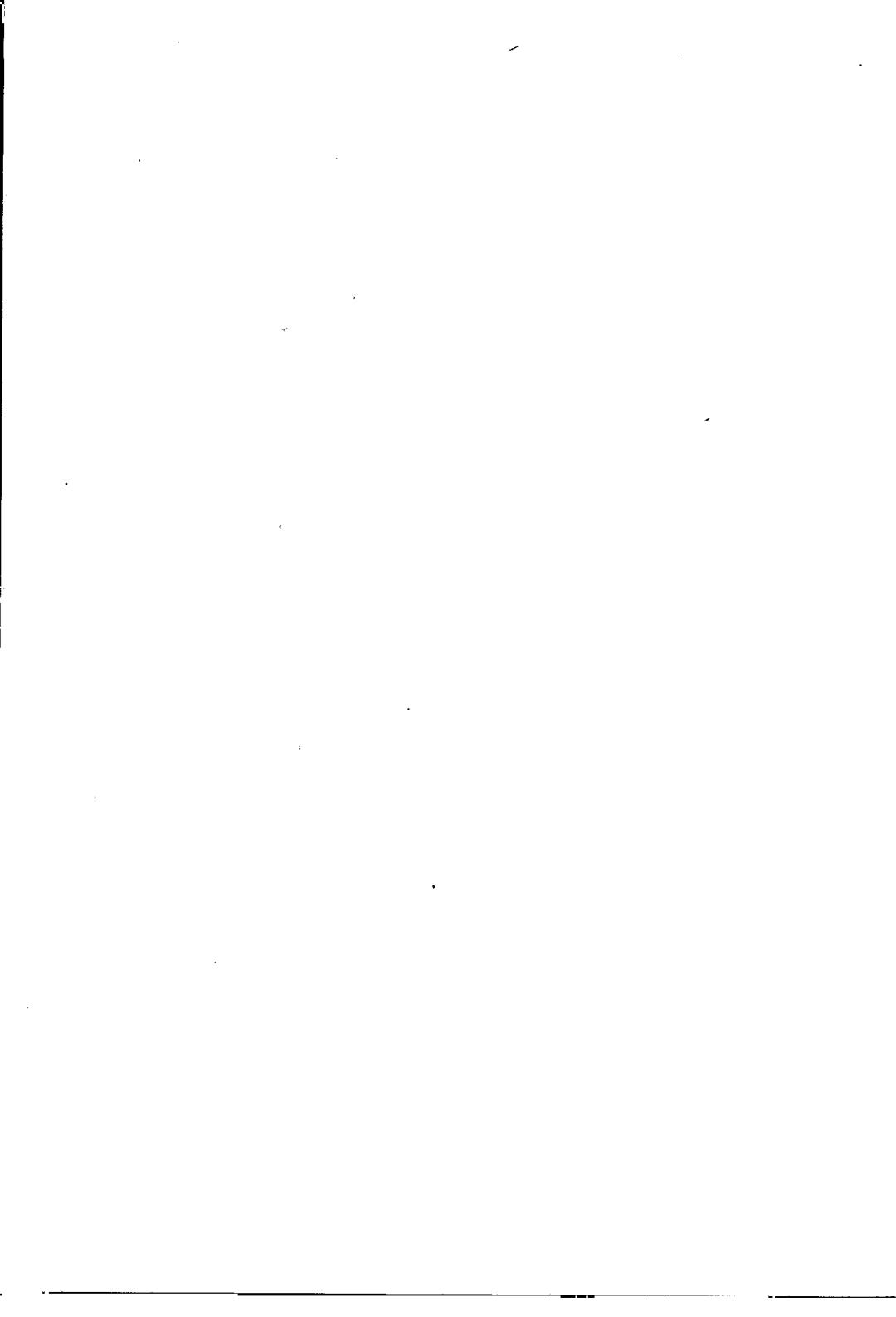
“劣币”驱“良币”	(481)
珍惜传统	(484)
哀此茕独	(487)
枪支与人权	(490)
议会中的论争	(493)
民主制度之利弊 ——从美国期中选举谈起	(496)
罪及妻孥	(500)

附 录 小说·诗歌

人兽之间	(507)
落叶偶题	(545)
冬窗	(546)
魅屋	(547)

第一辑

经历 · 嗜好 · 观点



我为什么决定学英文？

朋友从台北来电话索稿。因为是隔洋长途电话，未免有点语焉不详，而且还有别的事情商谈；匆忙之中我对指定的题目无暇问清楚，记得大概是有关自己为什么走上学英文这条路。我当时虽然答应了，事后想想这个题目是没有多少值得写的。学英文当然是“有趣的”时髦玩意儿，国人趋之若鹜，但这仅限于最初一两个阶段而已。拿它当作一种工具来学是一回事，以它为职业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试看千千万万的留学生，有几个出国后立志主修英文？更有几个在得学位后靠教它来混饭吃？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条非常冷寂的路，走得愈深便愈有孤独感，同时也有些怡然自得的乐趣，其中况味不易为外人道，所付的代价也难使人了解。譬如你自己也许觉得念英文心安理得，没有什么“危机”或不妥，别人却会对你敬而远之，可能是怕你将来会伸出巨灵掌来借钱；女孩子们的慧眼更会看出你晦星高照，饿死在即，避之唯恐不及。盖英文的单 E 比起电机的双 E 来，其差别固不可以道里计也——简直一个是地狱，一个天堂！假如你一直“冥顽不灵”，拒绝改行的话，连你的未婚妻都可能琵琶别抱。所以除非你对英文抱有“耿耿孤忠”，认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实在无法破五关斩六将地一步步念下去。念出之后，如果成绩理想，一切顺利，能在美国找到一个教英文的工作，真正的压力并不会从此消失，反可说刚刚开始。于是乎有识之士，纷纷改教中文。从职业和事业的双重观点来看，这都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像柳无忌先生在去年 12 月出版的《幼狮月刊》中撰文(《教授中外文学的经验谈》)指出过：



在考虑职业时，我有一个这样的念头：如在美国长期住下（后来竟是如此），要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作研究，谋事时容易受到歧视；但如改行为中国文学，那就有‘唯我独尊’之感了。

近 10 年来美国提倡“机会均等”主义，职业上的歧视现象差不多已经消失，但压力却一直存在着，尤其是近年来大学里英文系的教职极难觅得，对你眼红的人自然不少。你必须应付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美国大学教员过剩，为什么非请外国人来教英文不可？同事相处一久，对你的实力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至于成问题；学生却往往每学期换上新的一批，课程和教材也经常更换，你必须一直不停地证明自己在学识和修养上足为他们的师表。分数太紧，一般学生会抱怨，不来选你的课；分数太松，好学生会鸣不平，更会瞧你不起，同事也会批评你没有“格”。所以非采中庸之道不可。但中庸之道说来容易，做起来极不简单。这是一种不停的挑战，不能不慎重应付，因为期终每门课的学生在不记名投票中给你的评分非常重要，不亚于文学院教授考评委员会给你的考核，可以决定你的去留和下年度的薪水。当然，接受这种挑战也有它愉快的一面。我所以迄今十有三载，前后教过三所大学，仍然“乐此不疲”，主要原因是有兴趣，能感到自己的修养在教学中成长，同时于待遇各方面也没有遭遇到什么问题。

20 年前如果有人预言我将在美国靠教英文混饭吃，我一定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胡言，因为我走上学英文这条路可以说是有点偶然的。当年我主要的兴趣在哲学，一度也想考农学院，那是由于读过一些不着边际的浪漫作品，觉得农场生活最诗意、最理想。对文学我当然颇为爱好，然以我的家庭背景而言，我应当进的是中文系而不是外文系。这里面的种种曲折，应从我念师大附中时说起。

我在附中只念了一个学期，是初三上勇班。那时我发展得很平均，除了体育和劳作外，每科都在 90 分以上；历史和物理两门更是一直考满分，是所谓典型的好学生。立的志愿也和好学生的志愿一